



大鳳凰

新批评文丛

陈思和◎主编

批评的准备

张定浩 著



火凤凰
新批评文丛

陈思和◎主编

批评的准备

张定浩／著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
BEIYUE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批评的准备 / 张定浩著. — 太原: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15.1

(火凤凰新批评文丛 / 陈思和主编)

ISBN 978-7-5378-4301-0

I. ①批… II. ①张…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文学评论 IV. ①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77041号

书 名: 批评的准备
著 者: 张定浩
责任编辑: 刘文飞
装帧设计: 季乐蔚
责任印制: 巩 璠

出版发行: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
地 址: 山西省太原市并州南路57号
邮 编: 030012
电 话: 0351-5628696 (太原发行部)
010-57571328 (北京发行部)
0351-5628688 (总编办)
传 真: 0351-5628680
网 址: <http://www.bywy.com>
E-mail: bywychs@163.com
经 销 商: 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山西人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00mm×1000mm 1/16
字 数: 230千字
印 张: 16
版 次: 2015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1月山西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78-4301-0
定 价: 35.00元

为第二套《火凤凰新批评文丛》而作

001

去年，北岳文艺出版社社长、总编辑续小强先生来上海找我，希望我为出版社策划两套书，一套是贾植芳先生全集，另一套就是青年批评家文丛。对于前一套书我颇感兴奋，贾先生去世已经五年，再过两年就是他老人家的百年诞辰，北岳文艺出版社作为先生的家乡出版社，能够做此善举，是我极为高兴的事情。后一套书却让我多少有些感慨。小强先生希望我用“火凤凰新批评文丛”的名义来编这套书。

“火凤凰”是我当年策划一系列人文批评丛书的品牌，但时过境迁，当初推出第一套“新批评文丛”已经是二十年以前的事情了。小强先生是“80后”的青年，他居然还能想到二十年前曾经在出版界发生过影响的一套丛书，希望能够接着这个出版道路走下去，激励今天的青年文学批评家。我觉得我没有理由谢绝他的这番好意。于是就有了这一套青年批评家的丛书。

我为此又特意翻阅了1994年出版的第一套“火凤凰新批评文丛”。前面除了有巴金先生的题词和任意先生设计的徽标以外，还有一篇徐俊西先生写的序言。序言里有这么一段话：据云，他们编辑《火凤凰新批评文丛》宗旨有二：一曰“在滔滔的商海之上”，建立一片文学批评的“绿洲”；一曰“文坛空气普遍沉闷的状况下”，弘扬当代知识分子的“人文精神”。徐俊西先生是我的老师，他这里所指的“他们”，就是我和王晓明两个策划者，这里所说的“宗旨”，肯定也是我们当时讨论的话题。但我现在一点也想不起来在哪篇文章

里写过这样的话。我原先记忆里似乎为这套文丛写过一个卷头语，但现在翻阅一遍也没有找到，也许是我曾经写了，后来没有用上，只是给徐老师写序时做了参考。所以，徐老师文章里打了引号的那些意思，可以定论为我们当时筹办火凤凰学术著作出版基金、策划多种出版物的基本宗旨。

现在已经二十年过去了，我们整个文化工作在经济上是阔气多了，高校系统拨了大量的经费资助学术著作出版，各种文化基金、出版基金也都接受学术著作的出版补贴。所以现在高校里的青年教师要出一本书并不困难，但真正的困难还是存在的，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是当前一本文艺批评的著作能否产生它应有的社会影响和学术影响。这个问题直接影响到青年批评家的专业思想以及价值观。

002

1980年代，文艺批评是显学，尤其是1985年以后，文艺批评承担了很重要的社会功能。当时整个文学艺术正处于一个逐渐摆脱政治体制制约，开始自觉、自主、自在的审美阶段。所谓自觉是指文学艺术审美价值的内在自觉，自主是指创作主体独立的精神追求，自在是指文学艺术作品在文化市场上接受检验、寻求合理生存的社会效应。这是中国当代文学艺术创作的重要转变，对后来的文学艺术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那时人们在主观上还没有充分意识到这一点，而转变中的文艺创作需要理论支撑才能显现出它的合法性。1985年的方法论热潮正是适应这样的文化形势的需要而蓬勃开展起来，一批年轻人懂外语，面向世界，如饥似渴地学习、引进西方各种理论思潮，消解原来一元化的“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戒律，与文艺创作互相呼应，对实验性、探索性、先锋性的文艺创作给以及时的解读。记得我当时在《上海文学》杂志上发表过一篇《谈现代主义思潮在中国演变》的文章，从“五四”前后谈到当下西方现代主义与中国文化传统相融汇的可能性。那时我读书并不多，论述也有点勉强，学术性是谈不上的，但是在一批作家中间引起过激烈反响。有一个朋友说，那不是你的文章写得好，而是他们（指作家们）需要你这样的说法。我以为这个朋友说得对，文学批评理论就是要在时代、文化发生转变的时候，及时发现问题和提出问题，通过解读某些创作现象来阐释事物发展的规律。这

样的批评才会引起社会的关注，1980年代刘再复先生的一本《性格组合论》可以成为畅销书，在今天真是不可想象的。

这样一种文艺创作发展的需要，使文学批评的主体力量从作家协会系统逐渐转移到高校学院，一批研究现当代文学、文艺理论的大学生教师逐渐取代了原来作协的文艺官员、核心报刊的主编。本来文艺批评应该有更大气象产生，但新的问题也随之而来，随着1990年代初的政治空气和经济大潮的冲击，学院里从事批评的青年教师们遭遇到双重压力。当时真正的压力还不在主观上，因为学院批评与政治权力保持相对距离，在主观探索方面仍然有一定的空间，但是客观上却遭遇了市场的挑战。出版业的萧条和倒退，迫使原先构建的批评家工作平台纷纷倒闭或者转向，出版人仿佛在惊涛骇浪里行舟，随时都有翻船的恐惧。不赚钱的学术著作，尤其是文艺批评论文集，自然无法找到出版的地方。学术研究成果既然不能转换为社会财富，必然会影响主体热情的高扬和自觉，导致对专业价值的怀疑。那时候高校考评体制还是传统学术型体制，青年教师如果不能顺利出版著述，其职称评定、福利待遇以及社会评价都受到影响。我在1993年策划《火凤凰新批评文丛》就是建立在这样的客观形势之上，所谓逆风行驶。我当时就想试试，到底是读者真的不欢迎文艺批评，还是出版社被市场经济大潮吓慌了手脚而不肯作为？我与一些受到人文精神鼓舞的出版社同道们一起分担了这个实验，实践下来的结果是好的，书虽然有了一些经费补贴，出版社不至于亏损，但是销售和宣传的结果，反而有所盈利，《文丛》最后几本的出版已经不需要资助了。我比较看重的是这套丛书里几位青年批评家的著作，如郜元宝、张新颖、王彬彬、罗岗、薛毅等几位青年才俊的论文集，如果说，这套丛书多少为作为全国批评重镇的上海批评队伍建设做过一点贡献，也就是不失时机地稳定了这批青年评论家的专业自信。后来几年里我又策划了《逼近世纪末批评文丛》（山东友谊出版社），继续做了这样的工作。

现在回过头来看，这套丛书的意义还是超出了我当时的期望，不仅仅是对几位青年朋友产生影响，也不仅仅是对上海地区的文学批评产生影响。续小强先生在二十年之后还想借重这个出版品牌来推动青

年批评家著作的出版，就是证明之一。不过如我前面所说，现在青年批评家面临的问题，与当年的问题并不相同，批评的处境也不同。现在，关于要加强文艺批评的主流声音一直不断，大媒体报刊也相应地设立批评专页的版面，稿费据说不菲，在高校、出版系统申请出版批评文集的经费也不特别困难。那么，今天的困难在哪里？我个人以为，恰恰是前面提到的编辑“火凤凰”的两个宗旨中的一个：批评家作为知识分子独立主体的缺失，看不到文艺创作与生活真实之间的深刻关系，一方面是局限于学院派知识结构的偏狭，一方面是学院熏陶的知识者的傲慢，学院批评无法突破知识与立场的局限而深入到真实生活深处，去把握生活变化的内在规律，而是把时间精力都耗费在轰轰烈烈的开大会、发文章、搞活动、做项目等等，尽是表面的锦团花簇而缺乏深入透彻地思考生活和理解生活。其实，批评家最重要的是需要有宽容温厚的心胸、敏感细腻的感觉，以及坚定不妥协的人文立场，才能发现尚处于萌芽状态的新生艺术力量，与他们患难与共地去推动发展文学艺术。在我看来，今天我们面临文化生活、审美观念、文学趋势之急剧变化，一点也不亚于1980年代中期的那场革命性的转型，但是现在，文艺探索与理论批评却是分裂的，探索不知为何探索，批评也不知为何批评，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文艺批评怎么能够产生真正的力量呢？所以我今天赞同续小强先生继续编辑出版《火凤凰新批评文丛》，但所希望的，不在多出几本批评文集，更不在乎多评几个职称，而是要培养一批敏感于生活、激荡于文字、充满活力而少混迹名利场的新锐批评家。

这是我的愿望。写出来与青年批评家们共勉。

陈思和

2014年3月3日于鱼焦了斋

后来者居上

定浩、德海：

001

作为文学批评的同行，我对你们近两年来的出色表现由衷地感到惊喜与慰藉，同时还有某种意外——以前我并没有这样说过，因为我很清楚我必须激励你们投身写作。长期以来，文学批评的平庸状况一直遭人诟病，即便那些对文学批评心怀不满的行家们他们自己也差不多同样平庸。的确，今天似乎人人都可以插手文学批评，对文学说三道四，就像蒂博代说的，他们只要一枝羽毛笔和一只墨水瓶。事实当然不是这样——这里我将解释一下，为什么对你们感到意外，不然，人们将把我的“意外”误解为一种伪装过的吹捧。

我的意外，不是此前对你们任何意义上的“低估”所致。2008年夏天定浩开始与我共事，从定浩经历丰富的简历中我只看到了你当年的文学青年影子，你擅长写作各种体例的文字，好像还喜欢写诗译诗，就没从你公式化的简历中看出你有从事文学批评的潜能，我居然要到将近三年之后才发现你完全可以成为一个文学批评家！德海与我相识稍晚，后来定浩向我推荐了你。2010年2月6日下午我们三人遭遇祝融惊魂，此后颇费周章，终于德海成了上海文化编辑部新一员。德海与定浩你们是复旦同窗，你们有共同记忆也有共同志趣。自德海来到我们编辑部，你们平时涉猎范围驳杂的谈话就引起了我的注意，特别是你们之间事关文学、文史甚至道德的争论。定浩举止倜傥，德海文质彬彬，两位

默默无闻的复旦才子虽已过而立，在我眼里你们仍然是简单质朴的小孩子。时光流逝，我慢慢生出一个计划，怀着大胆尝试的好奇心，亦考虑到编辑部总是难以约到我所需要我所期待的文学批评，我促请你们俩为本刊写评论。一本评论杂志的编辑为他所服务的刊物撰写评论并非罕见，不过也要为之承担风险，权衡利弊，我准备在你们身上下注——开始我让你们匿名写作，第一步目标只希望你们的评论得以公开面世。很快，我发现你们的评论出手不凡，条件已经成熟必须趁热打铁，经过慎重思考我决定为你们联袂开一个专栏，即《上海文化》的“本刊观察”。

002

你们的系列批评写作缓解了我长期以来的焦虑，超出了我的预期。我越来越相信出类拔萃之辈很可能就像籍籍无名的流浪者那样在我们周围游荡，人们之所以没注意你们是你们没有找到机会，也因为大多数人都认为他们比别人更聪明，所以他们总是不满意，连他们发的牢骚也是一副腔调。你们都来自复旦，在我心目中，并不是复旦为你们赢得了莫须有的名声，相反是你们给复旦带去了隐秘的荣耀，这一不为人知的荣耀只有极少数人可以感受到。他们开始注意你们了，你们的复旦同窗与不会太多的老师，你们的同时代人中的注定还是为文学而生的年轻同道，还有你们的前辈，就像我，就像我的同代人和我的同代批评家，他们私下里开始谈论你们，“私下里”！对文学批评而言，没有什么比这样的圈内传播更显赫、更重要。

这零星片断就构成了我之所以感到意外的最初来源，因为我本人即是前面提到的自以为只有自己最聪明的大多数人中的其中之一；不了解自己妨碍了我们了解他人，我几乎不敢相信这样的人竟然也曾从事过许多年文学批评！据说文学的重要功能之一是有助于人与人的交流与相互理解，文学批评同样如此。不过，这个显而易见的、积极乐观的论断依然有待推敲，正如你们常常在编辑部争论不休的那些人性问题、真伪问题、是非问题，你们谁也说服不了谁，或许你们只需要说服自己就已足够。但是十分遗憾，定浩和德海，你们对同一个问题的不同答案各有偏好，这一点我已经发现了。定浩的行文偶有论战色彩，不依不饶，眼光严苛措辞尖锐，你的方法论基本建立在伟大而广

义的传统主义之上，将当下向悠久传统包括现代主义传统回溯；德海风格温婉，娓娓道来，逻辑缜密立论谨慎，方法论则更倾心于深邃的古典遗产乃至走向一种接近保守主义的内在犀利，你仿佛试图站在过去看今天——当然，这不过是我此刻匆匆勾勒的印象，但你们可以想象，我为什么对你们表示意外的另一个来源，即对你们精神知识触及面的惊奇。

我欣赏你们的“自我教化”，你们在认识我以前就酷爱读书，对各种精神知识的好奇到了某种上瘾的程度，你们当时从事的职业根本不需要那些艰深奢侈的学问。定浩并不在大学任教，德海更无意以写作为生，你们的自我教化来之于个人的精神满足。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恰恰只有你们两人的批评写作能够在短短的两三年里脱颖而出，也解释了我交代你们的困难命题为什么你们总是完成得令我称赞不已。唯有从骨髓深处热爱精神事物，热衷永不厌倦地思考并辩论那些精神领域繁杂问题与日常生活中的简单问题的人，他们的阅读才会真正地长成为他们的心灵乃至肌肉骨骼，精神思考将成为生活习惯而不是背书者在教室里的职业授课，精神将变为他们体内的块茎，融化在血液里。

现在让我加入你们的讨论，我的问题其实是从你们那里而来，关于我们频繁遭遇的“失败的小说”——你们反对任何形式的“语言败坏”，是否你们已经认为当下的文学写作所产生的“新美学”（我借用了桑塔格的一个被我改动过的术语）充其量是某种强词夺理的无效辩词？我不想举例因为例子唾手可得，我也不想指名因为指名指不胜指。定浩认为“失败的小说”就是失败的小说，德海更愿意指出“失败的小说”为什么会失败的诸般原因，有时候你也会力排众议，反对定浩认定的“坏小说”是坏小说。我的问题则是：这样一部即便“失败的小说”有没有可能由于它的争议性之搁置和非终审裁决化，进而改写了文学批评的差异/认同模式，将导致最终取消传统文学批评，重新进入一个人人识字人人写作人人皆是批评家的后群氓时代，而这个时代的少数人又将如何重建批评准则？没有几个人能够博览群书，何况即使是那些博览群书者，他们的内部争吵将更加激烈和互相充满敌意。当然定浩或许会反驳说，文学批评不是为了说服那些无法说服的读者，而是为了说服那

些潜在地倾向于自己观点的读者，批评的意义在于表达差异。德海你呢？你可能对某些显赫一时的具体作品评价与定浩南辕北辙，你虽然熟读经典却不主张以过去的经典为衡量当下文学作品的标杆与准绳，但是你的批评照样引经据典自绝于那些通晓世界大势和当天新闻八卦的最大多数，或许你为某部备受恶评的作品进行辩护，那个被你辩护的人和他的众多拥护者却对你一无所知。你说的是，这就是作为一个批评家最应该接受的宿命，他不应该期望拥有大多数读者，批评家不过仅仅为一小撮人写作。可是奇怪呀，德海你刚才为之辩护的这位小说家，他属于大多数读者，正如日中天呢。

定浩、德海，你们不要较真，上面我只是和你们做个模仿游戏。

004

指认作品及其制造者的错误与草率必须毫不留情，指出他们的妄自尊大，指出他们的无知无畏，这是你们的天职。小说家可以写尽人性的丑陋因为这是他的特权，然而小说家却受不了批评家对他人性的揭发与对他才能局限的无情分析，他们常常漏洞百出，可惜小说家没有意识到批评家在对他做一件同样的事情。你们不能猜度小说家的小心眼、诡诈以及一切你我无不具有的人性弱点，可是你们可以大胆指出在他们作品背后隐藏的和运行的意图与无意识。我多次看到你们为发现某部文学作品字里行间的秘密而兴奋，各种批评理论对你们不再是为了满足复述之需，也不是一件无须检验的工具或论文补丁。你们能够将一个恰当的引语嵌入在你们评论的最恰当的位置，契合、适用、碰巧，你们不仅有良好的语感——语感是第一位的，其他各项可能更重要，别说我自相矛盾，写作者都懂——在你们的批评写作中，我读到了感受力、障碍、知性、克服、确定、含混性、发现与分析的喜悦以及你们的个人风貌。

赞美你们已太多，请原谅，这是第一次。

吴亮

2013年11月8日

苏格拉底认为，假想一个人具有一种他实际上并不具有的美德，这是接近疯狂的行为。这样一种假想显然比与之相反的对一项绝对恶行的疯狂迷恋还要危险。因为对绝对恶行的疯狂迷恋还有治愈办法，而前者则会让一个人或一个时代一天天变坏，也就一天天不公正。

——尼采《历史的用途与滥用》

辑一 / 001

- 年老的迷惘一代 / 003
旁观者的道德 / 006
失败者格非 / 010
一个地狱的受害者 / 014
人性的彩膜 / 017
骆以军的大麻小说 / 020
拐了弯的诗人 / 023
胡谄诗与乱弹琴 / 029
坏诗的秘密 / 034

辑二 / 037

- 假想的煎熬
——对苏童《黄雀记》的一种解释 / 039
被打捞上岸的沉船
——张炜《你在高原》 / 048
徘徊在零公里处的幽灵
——马原《牛鬼蛇神》 / 060
皇帝的新衣
——阎连科《四书》 / 068
快感的形成与失去
——李师江《神奇的大妈》 / 074
职业的和业余的小说家
——兼论宁肯的《环形山》 / 081
《第七天》：匆匆忙忙地代表着中国 / 090

辑三 / 99

论经验 / 101

短篇小说与长篇小说

——以几位年轻小说家为例 / 109

辑四 / 123

文学的形状 / 125

读《剑桥中国文学史》上卷 / 129

雨声潺潺，像住在溪边 / 135

文学是写可珍重的东西 / 139

智性的柔弱 / 141

寻找试金石 / 145

语词的篝火

——论贾勤《现代派文学辞典》 / 151

文学与政治

——近距离看林达 / 164

小说家自己的命运

——读王安忆《天香》 / 177

拥抱在用言语所能照明的世界

——读金宇澄《繁花》 / 187

附录：从芦焚到师陀

——在一条文学道路的背后 / 193

后记 / 235

年老的迷惘一代

几个月前，我第一次读到施特劳斯的《论僭政》，没有完全读懂，但他在文章开始前抄录的一段英国历史学家麦考莱的话，却轻易地打动了。

“反政府的写作习惯本身对人格有一种不利影响。因为，凡有这种习惯的人也就倾向于违法，违反的即便是一种不合理的法，也倾向于使人们变得完全无法。”

003

这段话让我立刻想到的，是一批颇负盛名的当代中国作家和艺术家（请原谅我不一一列举他们的名字，因为这不是一篇声讨和指责的檄文，对他们的谈论只是为了更好地认识我们自身），他们都在“文革”期间度过了自己的少年或青年时代，在那样一个需要违法和认同违法的动乱年代，作为一个青年的天然反叛热情和作为一个人的反抗不合理社会的勇气，在他们身上自然结合成激动人心的伤痕，借助文学的名义，这伤痕成为他们共同的图腾，闪耀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多年后，面对一个全新的时代与社会，他们再度归来，只是依旧愤怒、怀疑、批判、嘲讽，岁月和成功只让他们多了一丝傲慢与刻薄，和对过去的热切怀念，好像过去的一切都没有发生过。

也正是这些愤怒、怀疑、批判和嘲讽的声音，构成了在我们之前的当代文学史，作为我们的父辈，他们有足够的理由受到尊重，但在我们自身的成长年代，在我们于迷惘中急切盼望精神导师的年代，他们中没有一个人有资格站出来，教给我们一些关于爱、善良乃至幸福的真理，这是否正因为从年轻时期养成的“反政府的写作习惯”，影